不可思议的月亮

(组诗) ●彭霖

中秋之月

夏日正午的秘史

夏天是太阳回到故乡的季节,夏天是土地最忙最累的季节。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印象中我们那一带的村庄,夏天却好像并非忙得一塌糊涂。除了晚上可略而不计外,还有一个时辰,村庄和田野是由动态暂时转换为静态的,似乎有一巡逻的老者正敲着一面铜锣,喊着"平安无事罗",于是大家身心都松驰了下来。这个时辰古时候叫午时。

夏日正午, 无论农事再忙, 也是 ·段绝少更改的最宝贵的小憩时间。 堂间、门道、屋前的树荫下,临时支 放着竹床或门板,上面四脚趴叉地躺 着刚才还在地里汗流浃背拼命干活的 人。村庄里的大男子主义在此得到了 充分张扬,女人与男人一同从田里干 活回来, 但一走进家门, 卸下农具, 二话不说就躺下的,几乎一律都是男 人, 丢下女人兀自演奏一段锅碗瓢盆 和猪哼鸡鸣交响曲。其实女人们也只 不过是歇憩得迟一点儿罢了,她们烧 好饭,喊醒男人,招呼孩子,一家人 吃毕,将碗筷胡乱收拾一下,自己也 就找一处地方躺下了。而男人则是胡 子一抹,仍回原处抓紧时间躺下,头 刚落地就又打起了呼。

于是村庄的正午开始进入一个不 啻于夜晚的静谧状态。土墙脚下蟋蟀 的弹奏和偶尔发出的鸡鸣声反衬出村 庄的静。一群幽灵登场了,他们是一 些十来岁的孩子。他们伴着隐身的白 无常、黑无常, 在树林里、田沟里 菜园里甚至坟地边胡乱游荡和折腾。 他们合群的就集体活动,不合群的就 特立独行,各有其隐秘的所在,也各 有其乐。东歪西斜的灌木、笔直向上 的乔木,以及各种各样的茅蒿、野草 是他们的朋友,蟋蟀、金龟子、家灵 子是他们的兄弟。他们在游荡、游戏 和折腾中重复着发现的快乐。他们不 厌其烦,永远充满着好奇的新鲜感, 永远执着于贫穷而有白云飘荡植物葳 蕤的这块天地。这就是乡间孩子,一 群用赤脚去不断体味"活着"的诗意 的不自觉者,一群用光膀子去亲吻太 阳的小幽灵。乡间孩子由此打下了自 适的根基,难怪在波诡云谲的城市里 冲杀的强者中有不少人曾经是乡间的

有一群这样的乡间孩子,他们生活在地方偏僻、家境贫寒的长江同马大堤下,然而,他们却能在夏日正午独享一种高标独具,傲视群伦的游戏。我是说,这个游戏是孤品,对于别村的孩子来说,是完全生疏的玩意,见到它,简直会感到莫名其妙。这个游戏的名称有些奇怪,叫"刷

去年初秋,一个双休日的上午,我 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县城郊外。小车往 西经过一处高速公路桥洞出城,接着行 使在三四米宽的乡间水泥路上,十多分 钟后到达邀请我们去作客的朋友家。

两间三层的楼房,系近年来新建,房屋前面有小院子,院子里摆放了一些盆景,院墙边种些蔬菜,牵藤爬蔓的丝瓜架上,几个丝瓜安静地悬吊着。这里只有朋友一家,几百米之外可以看见掩映于绿树之中的村落。

午饭后,有人提出打掼蛋,我对 打掼蛋本来就没什么兴趣,又看到不 缺人,便独自一个人离开了。我想, 到县城也就几公里路程,步行用不了 多长时间,边走边散散心,锻炼锻炼 身体也好。

从朋友家出门就是水泥路,我朝着县城的方向往前走。走了一小会,接到一个电话,是外地同学打来的,没啥具体事,就是闲聊,结果话越聊越多。我也乐得多聊一会,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认识吴志贵已有三十多年了。 1998年,他任原望江县计生委主任, 我在乡镇工作。看到我经常有豆腐块 在报刊上发表,决定抽调我到原计生 委从事宣传工作,从而决定了我他的 缘分。后来,得益于他的精心策划和 指导,我许多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才 得以发表,使我受益匪浅,令我发自 内心的钦佩。

吴志贵爱上摄影和诗词创作,应该是 2004年以后的事,并且成绩斐然。这些年来,他发表的摄影和诗词作品,我几乎都在第一时间欣赏和拜读。所以,我说他是一位行走在摄影与诗词之间的艺术家,以其高雅而独特的作品风格而闻名。他的摄影作品与诗词相结合,展现了他对自然与与诗词相结合,展现了他对自然与一个喜欢旅行的人,他用独特的视角,寻找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被疏忽的美景。在他的镜头下,大自然的壮丽与细微之美都能得到完美的呈现。他善于捕捉瞬间的美好,用镜头记录下大

刮",说起来也是简单不过,但奇迹往往寓于简单中。"刷"是动词,"刮"是名词,动宾词组,斩钉截铁。所谓"刮",不过是一块几寸见方半月形的杨木或杉木块,竟被谁突发奇想地首称为"刮"而一言定名。啊,它是木匠做水车时从榫头之间锯下的边角

称为"刮"而一言定名。啊,它是木匠做水车时从榫头之间锯下的边角料,但由于其边拐分明、双面平光、规格一致、布满了树木的年轮且散发着新鲜木头的气息,便被孩子们慧眼识珠地从木匠的斧子下抢救出来而提格为宝贵的游戏之物!

游戏的参加者少则二三人多则十 余人不限。烈日下,一块空地上,每 人手持一只"刮"(可称为"母 刮"),口袋中装若干只"子刮",每 一轮各出一只"子刮"摆到地上,整 体合拢摆成圆形; 再在距二米外的地 上划一条短横线(类似跳远比赛的起 步线),在十米之外的地上另划一条作 为边界的长横线。这些准备好后,每 人便按事先排定的顺序, 依次立于二 米短线边缘,用"母刮"瞄准地上的 "子刮"群猛力掷击,若是将某只"子 刮"击出十米长线外,该"子刮"即 归谁所有,直到群"子刮"全部击出 界为止。几盘下来,就总会有人将放 在荷包中的好几只"子刮"输光,有 人则赢得盆满钵溢。

有些意思吧?我至今仍认为,它 实在是一个非常有独创性的独一无二 的了不起的游戏。

有时,不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大家哔哔啪啪极严肃地"剧"了一阵后,不知何故吵了起来,甚至打起架来,无非是有人犯规、赖皮吧,但一会儿就又恢复了秩序,大家又满些大汗认真严肃地"剧"起地上那些饱经打击仍坚韧不拔的"刮"来,毕竟规则起了作用。这就像船浆破水,当船离开后水面马上又恢复原状一样。看来规则在任何人群中的任何游戏里都有无法言喻的效力,应该说这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其中维系着。

有一个这样的乡间孩子, 他是上 述群童中的一个,他也许是一个另 类。有一天他突然厌倦了"刷刮"这 种重复不止的赌博活动或曰竟技运 动, 厌倦了在树上掏鸟在沟里斗蟋 蟀, 厌倦了用竹杆系一只有口的塑料 皮做的套去套树上的蝉, 厌倦了游到 小河对面的沙滩上偷菜瓜……于是他 站在平原的野地上眺望隔河又隔江的 远山。他觉得他应该到山上去看看, 看看为什么那个高耸入云之物就叫 山。他没有多想什么,义无反顾地朝 山的方向走去。正午的阳光炽烈地烤 炙着他光而黝黑的脊背,短裤衩上的 湿泥块很快就干得掉了下来。从正午 出发的这个孩子一直走到太阳落山也 没有到达山地, 当他披星戴月地走回 村里时,村里正乱得像一锅开了的粥,为他这个失踪的野孩子。人们惊异于他的述说和迷途知返,认为他的能按原路返回而没有走丢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由于这样的夸奖,他的父亲停止了暴跳如雷。

陈少林散文两篇

如今只有这个孩子还认为那是一 次失败的行走, 他认为他至今仍在这 块土地上没有出息地盘桓, 在那一次 就定了调。现在他想,如果说他真有 什么值得称道的事, 那就是发现了蝉 的一个秘密: 蝉蛹是自己把自己养在 大树旁边泥土的浅层里的,它通过一 个针眼大的气孔呼吸并与外界相接。 如果用一根细竹茎一挑, 那块泥土就 破了,灰色的肉巴巴的蝉蛹就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而黑色的有翼的在正 午趴在树枝上叫个不停的那些雄性的 家伙和一声不发的它们的异性,都是 从有气孔的土里跑出来的。当然从地 下到树上这中间,它们还要"金蝉脱 壳"一次,遗下完整的壳牢牢粘住树 枝,大风无法将其吹落。这就是蝉也 就是乡间孩子称为"家灵子"的一个 秘密。算不得秘密?不,它就是一个 秘密,是夏日正午大人们小憩时孩子 们发现的一个了不起的秘密! 而且这 一秘密随着现时村庄小憩状态和孩子 们逸趣的式微而显得弥足珍贵。

我所说的这个孩子是我也是你! 我们都来自村庄,我们都曾是乡间的 野孩子,我们身上总有那么一股泥腥 气,我们共有的秘密仍保留在夏日正 午村庄的大片草皮下。

有位哲人曾说,在传统的村庄 里,孩子们都有一段羞于但又迫切希 望于向外人道及的秘史。诚哉斯言, 于今笃信矣。

村庄之声

十二月,皖西南长江北岸的冲积 平原上,总有几天,乍冷还暖,即使 是在早晨,也悠荡着秋末时的气息。 天上好像只有一层淡淡而透明的白色 云气,像是蒙着薄纱,也不知道鸟儿 喜不喜欢这样的背景,而人却是一见 了便觉得心空没了一丝儿纤尘。

西南方的天际现出的则是皎洁的 并非云霞的光,而东天,早晨九点的 太阳正升到四五丈高的地方,十分眩 目,人不能直望,手搭凉蓬望去,也 被刺得眼花缭乱。阳光碰到树梢上, 那所剩无几的褐黄的叶子闪着与阳光 抗衡的光,傲然地承受着阳光的戏弄 同时也戏弄着阳光。

风很轻,好似无,因而炊烟几乎 垂成直线缓慢上升,升到很高时才懒 懒散去,一部分散到树梢间,树梢纹 丝不动, 一副风景这边独好的矜持 ^{檀样} 早晨的后半晌在江堤上看到的就是这些。随后,高高的大堤上零星地走过来又走过去一些男男女女,大家都很忙,我在其中就显得很闲。不过远远看到堤脚有几只羊、几只猪还有几只鸡在散步,当然它们散步的姿态与我大不相同,即使它们之间因物种的类别,风格相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共同显示着寻寻觅觅翻翻捡

我开始听到有一种密集而散淡的 声音从堤下的村庄里传来了。这种从 村庄内部发出的声音给我的第一感 觉,好像它是矫揉造作抑或有意安排 的。但我很快发现,那是一种人群 中、动物中自然形成的声音,有意与 无意相交的产物,只有村庄那种地方 才能发出来的古朴的尘俗之声。

其间有麻雀的唧唧喳喳, 母猪的 哼哼呀呀, 雄鸡的喔喔和母鸡的咯 咯。有孩子之间的打闹和哭叫, 男人 或女人哄训孩子的喝叫和温存,甚至 有谈情说爱的悄悄语,有吵架的怒 骂, 当然还有聚在屋檐下晒太阳的老 人的闲扯。总之,喧哗、哭泣、唱 歌、咳嗽、喘息、叹息以及塘沿女人 洗衣服的捶拍,或轻或重,荡漾开 来,与猪羊牛马鸡狗及鸟雀发出的声 音碰撞、缠结在一起,形成了合奏。 应该说这样的杂合、浑沌之声会使我 烦躁生厌的,但由于空间的过滤,它 们挣脱了相互间的纠缠, 各各脱颖而 出,出污泥而不染,分道扬镳,沿着 不同的轨道,向我所在的高处汇来, 因而在我听来,它们便是那样的井然 有序,毫不嘈杂,像是浑然天成的交

响曲在天地之间流淌。

它,这民间的最世俗之声,每日最终将归于何处?是随着大河的波浪一去不复返还是通过雨雪返回到村庄泥土的深处?

就在我感念音乐的时候,就真有这种刻意而为的声音似从万马群中只身逸出,迤逦而来。它先是隐隐约约、飘飘忽忽、摇摇曳曳,很快就一清二楚地像一棵树似的栽到我面前来;这棵树一枝独秀,技压群芳——这是谁家的录音机或 VCD 打开了,放出了好听的古曲《春江花月夜》呢?

眼下是冬季,应是木落山空、草枯地阔的景象,但在这南方之北、北方之南的皖江边,菊仍金黄,草尚披伏,田园上也因遍布着越冬作物油菜而显得生机勃勃,因而跟此曲的背景是相宜的,何况晴朗的夜空肯定还有一轮明亮的江月将要升起呢。一种时光倒流和千年汇于一日、天人合于一统的感受令伫立于高高江堤上的我如痴如醉。

十点钟,我的感觉就有些迟钝了。东天,太阳默默忙乎了好一阵,已经攀得老高,大地上热量又提高了一层,使冬天更不像冬天,甚至有一忽儿竟显得颇似三春。这时农人都下地去了,村子里便颇有些静谧。只有少许的鸡鸣狗叫和鸟啼单调而又热闹地喧哗着,当然一些学龄前的孩子的闹声也仍在零星地坚持着,将坚持到晚上,并试图坚持到第二天早晨,与再次大作的村庄之声相衔接。



米兰・昆德拉 (1929年-2023年) 捷克斯洛伐克籍著名作家

郊外迷路记

●李朝阳

我边走边和同学在电话里闲聊。 脚下是水泥路。一条条弯弯曲 曲、时宽时窄的水泥路,连接起一个

个或大或小的村落。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地势高低起伏,时起时伏,一会是山坡,一会是田地,树木、杂草、庄稼东一片,西一丛,没有任何规则地分布,人的视线因而受到很大局限。好在离县城不远,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凭着感觉转换路径,不停地

记不清聊了多长时间,我挂了电话,这才意识到不知到了哪里,接下来该往哪里走,有点迷茫。该找人问

问路了。

此时,前面不远处有一片山林,树木看起来特别茂密,鸟的鸣叫声覆盖整个山林。想到反正也不急着回去,就索性过去看看。

没有现成的路,甚至没有发现被 人践踏后留下的蛛丝马迹。只得小心 翼翼,试探着往前走,尽可能地避开 杂草、荆棘多的地方。尽管如此,还 是有些提心吊胆,既怕被尖物划伤, 又怕被蛇虫叮咬。

好不容易来到山林之中,但见浓 阴蔽日,光怪陆离,空气潮湿阴冷, 弥漫着泥土和植物混杂在一起的气 息,新鲜而生动。各种树木、藤蔓交错、拥挤。丘陵地区常见的矮小马尾松,在这里变得粗壮、挺直,互相较着劲,踮着脚尖往上窜,枝梢以下几乎没有横斜的枝条,心无旁骛。一些在其他地方看起来斯斯文文、柔弱的树种也显得勇敢、强劲。

网种也显得男取、强劲。 山林与田地接壤的地方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里的竹子,不是周边丘陵地区常见的可用作钓鱼杆的野竹,而是和山区有得一比的粗大的毛竹。不知是大自然的随意挥洒出的杰作还是人们有意而为。山林靠近村庄的这边,有一口显然是闲置已久的池塘, 一汪浅水盛满了寂寞。池塘周边杂草 蔓延,水面上贴着几片枯败的荷叶, 几支荷杆颓然斜立。

我在山林中盘桓良久, 所见到的 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新奇。

想不到,在离我们很近的县城郊外,在人迹已无所不至的县城郊外,还有这样一个超出我想像的所在。

出山林,因为未遇到过路的人, 只得绕到一个小村庄问路。经人指 点,我才得以回到县城。

据请我们吃饭的朋友说,从他家步行到县城,要是不走多余的路,半个小时就够了。而我除去在山林逗留的时间,用在路上的时间肯定多出了

好几倍。 出于好奇,我曾三次骑车去寻找那

片山林,但都没有找到,只得作罢。 我把这事说给身边的人听,有人 付之一笑,有人将信将疑。

对于我三次寻找那片山林未果, 有人嗤之以鼻:你在做梦吧。

我没法解释。就当是做了一个梦。

再次清晰可见 圆圆的 悬挂在你我的头顶 充满着无边的朦胧

我喜欢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仰望 是的 是仰望而不是欣赏 不是举杯对饮

月亮从不举杯 月亮只静静地观看 向下,不断的向下 圆了缺,缺了圆

没有回音

谁总是在这个时候发问

没有结论 这个世界 只有风 没有影子的风 不做任何思考地 将树木和开始泛黄的小草摇动 将这个中秋之夜 不动声色的带向远方

中秋月抑或其他

圆圆的月亮。 我看着她渐渐残缺 渐渐挣扎着 走向她的反面

不可思议。秋月 总是让我站在大地之上 不停地仰脸张望 —— 夜色带来寒气 带来吞没一切的结论

远处有灯火闪耀 什么也看不清楚的灯火 里面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 但我无法接近 万物因此保持 似是而非的姿态 守候随时吹拂过来的秋风

谁又在梦中发笑? 我早已不再做梦 月亮也是如此 月亮是因残缺而理性 或是因理性而残缺?

月亮就站在你我的头顶 月亮别无选择地西沉

月光

圆圆的月亮 但她无法明亮 无法将这秋日的田野洞穿

这是一个错误! 错误往往就是真理 黑黑的草垛 静静地站立 那上面是否有不为人知的思想

我知道 那上面有温度 一触即可燃烧……

2 月光下,一切都不见了影子 似乎它们本身就是影子 包括这些随风吹动的树

乡村的灯光往往就在 这时候点亮 照不见月亮的灯光 同样也只能将孩子的哭泣 传送几十米 然后消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实际上月亮什么也不代表 她孤寂地守候 什么也没说过

行走在摄影与诗词间的高雅者

●王双发

自然的变化和生命的流转。他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大自然中的奇迹和生命的脉动,这些都是他对自然的敏锐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他的摄影作品《日出茗山》,把清晨香茗山日出的美景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由于选择视角独特,画面完美,荣获2016年中国摄影报一等奖。

吴志贵是一名行政官员,曾任县直多个部门的"一把手",同时,他又是一名摄影发烧友。他见证了望东长江大桥规划建设的全过程。整整七年,牺牲了无数个休息日,用镜头记录了大桥从无到有的成长历程,用1000幅摄影作品记录了大桥的点滴变

化,这是何等的毅力和坚持。近年来,吴志贵摄影作品多次荣获国家、省级摄影比赛一等奖。由于摄影成绩突出,先后加入了安徽省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 除了摄影、吴志贵还是一位有着

除了摄影,吴志贵还是一位有着独特诗才的作家。作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他的诗词作品充满了哲理和思考,他通过诗词表达了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和追求。他的诗词常常能引起人们对生活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思索,这种思索使人们对自己和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发表在2019年第2期《中华辞赋》上的《雷池文化赋》,"远古雷池,文明璀璨。横五万

米之长,溯六千年之远。先秦遗址星罗,石器部群散现。闻夫孤乡至多,举国为罕。年代远而数汪洋,文物丰则称黄堰。陶鼎罐网壶,石斧锛凿铲。美媲之薛家岗,时超其凌滩版。欣乃先民智慧繁衍,雷池文脉承展焉。" 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足见他的诗词功力。他的《行香子·脱贫礼赞》作品荣获《阅读时代》"百年荣光"诗词大赛一等奖。"春暖乡游,喜鹊城返。大雷岸、如画田畴。难寻陋状,遍拔新楼。看倪家墩,廖家嘴,宋军、坐享薪酬。妇孺皆告,衣食非忧。更居无危,学无辍,病无愁。"

2021年是他摄影和诗词创造颇丰的一年。诗词作品《七律 虎年怀吟》入选《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赋》一书;作品《八声甘州·中国高铁颂》荣获"美景杯"中华诗词大赛一等奖;他的诗词作品分别被2021年《中国诗词》第1期、第2期、第3期、第5期、第6期、第8期、第11期及第12期刊用,在安徽乃至全国诗词作家中都十分罕见。近年来,吴志贵有近百篇诗词先后被《中华诗词》《中国诗词》《中华辞赋》刊用,可喜可贺。

《甲华辞赋》刊用, 可喜可贺。 吴志贵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近年来, 他学习摄制短视频, 影响日渐增大。短视频作品《同马大堤的前世 今生》《不寻常华阳大轮码头》构思新颖,赢得无数粉丝点赞,阅读量达数十万之众。吴志贵的作品非常有灵性,常常能看到摄影与诗词的结合,他将自己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用诗词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方式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过衰的作品所蕴含的意义和情感。通过表的作品所蕴含的意义和情感。通过表的传品的同时也能思考和感受到更深层次的内涵。

吴志贵的作品不仅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的体现。他通过摄影和诗词将自己对生命和自然的理解和感悟传递给观众,让人们通过他的作品看到自然的奇迹和生命的美好。他的作品是一种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是一种对高雅艺术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敬畏。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美的力量,在喧嚣的现实中找到内心的宁静和满足。